

从《兰亭序》的历史命运看高仿真的价值

邓彬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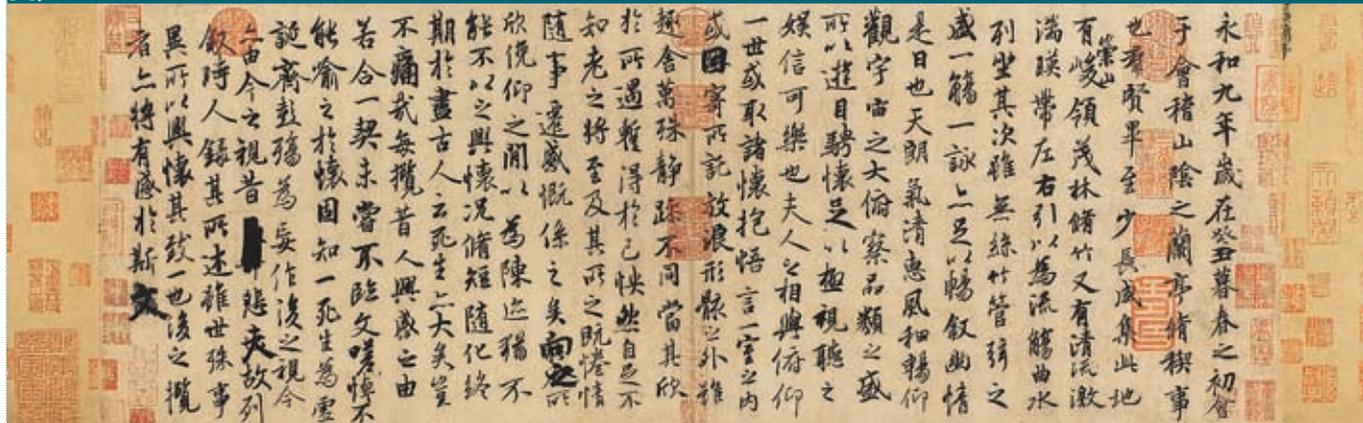


图 74> 唐 冯承素《兰亭序》

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阴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宦游山阴（今浙江绍兴），与孙统承、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个好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聚会修禊，饮酒赋诗，借微醉之酒兴，王羲之“挥毫制序、兴乐而书”，以道媚劲健之笔，行云流水之墨记序了此次宴集，即绝世奇篇《兰亭序》。

《兰亭序》全篇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个字，通篇气势充足，神清骨秀，其中二十个“之”字有不同的体态和美感，此贴下笔有如神助，堪称完美，不仅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同时也是历代法书中的精品，据说连王羲之本人也都十分满意，并嘱托后人要妥善保存，后人也都遵从遗训，视为传家之宝，从不喧哗示人。直到七世孙智永手中，因为出家为僧，无后人可传，只好传给了自己的弟子“辩才和尚”，辩才和尚出家之前博学多才、精通琴棋书画，因为看破红尘才当了和尚，为了珍藏《兰亭序》，他暗自爬上住所房梁顶部，凿了一个洞密藏。如果真这样内部相传，永不露面，估计过不了多久，随着纸张的老化与磨损，《兰亭序》只会是一个历史传说，后人也就难睹其芳容。不过对辩才和尚不幸，但对世

人之大幸的事情终究是发生了。

时至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李世民掌管大唐河山，一片太平盛世，执政了得自不用说，和多数君王热爱艺术一样，世民也酷爱书法，尤其痴迷王羲之的真迹，属于王的“超级粉丝”，经常在执政之余临帖学习，王羲之的真迹被他罗掘俱尽，唯独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终不可得，因此他悬赏重金索求，并派人到王羲之后人逐个考察，终于得知《兰亭序》在会稽一个叫辩才的和尚手中。唐太宗一纸诏书将其从会稽请到长安，表明心意，而忠厚老实的辩才和尚因受师傅之托，迟迟不愿献出《兰亭序》，太宗皇帝考虑到帝王形象，不愿与出家人明夺，但一时半会也想不到更好的主意，这时候房玄龄看出了皇上的心思，献计巧夺，并推荐监察御史萧翼去办理。萧翼睿智聪颖、喜研书法，假装成读书人去越州永欣寺找辩才交朋友，很快博得辩才和尚的喜爱，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并把他引入书房弈棋抚琴，畅谈古今，一日，萧翼带了几幅二王（王羲之父子）的作品和辩才和尚交流，并说视为珍宝，如影随形，辩才和尚看了半天后感慨道“此非佳作、我有真迹”，随即从房梁上取下



了《兰亭序》，萧翼故意指真为假，争论不休，此后辩才和尚也就泄了气，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放在了书桌上，某日当辩才外出办事，萧翼趁虚而入，偷得《兰亭序》，当辩才发现时，昔日好友已经换了官人面孔，并掏出皇帝圣旨，辩才也就不敢抗旨不尊了。

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爱不释手，常于深夜秉烛临摹。而各皇子近臣也想一睹为快，大饱眼福，为了真迹不至于受损，他还命朝中大臣冯承素等人勾摹《兰亭序》，赏赐给亲贵近臣，令褚遂良、虞世南等著名书家临写《兰亭序》。而在唐初众多摹本中，尤以冯承素勾本最为精妙，公认最接近王羲之真迹，符合古人“下真迹一等”的评价。目前我们所见即为冯承素版的《兰亭序》，真迹则随李世民葬入昭陵，据说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为己有，之后不知去向；当然也有人认为李治因为自己也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完全有可能拿褚遂良、虞世南的版本为父随葬，真迹葬于自己的乾陵；更有甚者称李家后人根本没有拿真迹下葬，真迹流传于世……总之版本甚多，但是，从353年至今《兰亭序》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不经历代人折腾，也怕很难保存至今。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帝王到普通老百姓都普遍酷好，文人墨客及士大夫逐渐从注重实用功能的书法中自觉的注入了审美情趣，王羲之就处于这样一种“全民皆书”的文化大势之中。社会对优秀的书法艺术需求极为旺盛，有装点厅堂的、有馈赠亲友的、有临帖研习的、有收藏品鉴的等等，需求无限但是书法精品尤其真迹是有限的，趋于社会需要，古典的“高仿真”手段（临、摹、拓）出现了。临，即临写，原作放于一旁，照着写或画；摹，即用薄纸或绢蒙在原作上勾

画；拓，即用捶拓的方法复制碑石或青铜器上的图文。众所周知，王羲之真迹早已失传，虽说“绢保八百，纸寿千年”，如果把当初的手工复制转换成今天的高仿真复制，或许《兰亭序》真迹会在当今的某个博物馆出现，或许我们现在所见的同为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也就不仅仅是唐宋摹本了。临与摹都过于依赖真迹，尤其是勾摹，纸薄墨迹难免渗透，这很不利于原作的保护。当朝代更迭之后，前朝画作经过岁月的侵蚀变得脆弱不堪，除了妥善保存延长其寿命，把玩鉴赏或是临帖研习显然是非分之想，这个时候如若不进行高仿，中华文化的有序传承，艺术精髓的弘扬与传播将受到重大威胁，《兰亭序》就是因为唐太宗认识到了“高仿真”的特殊价值才得以传承后世。

太宗皇帝尽管意识超前，但受限于时代，所谓的“高仿真”只能依赖纯手工，而且对仿者要求甚高，本身必须是顶级书法家，纵观贞观年间，屈指一数，也就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够格。这三人均研习六朝书法，融古贯今，技艺高超且各有特色，《兰亭序》临得惟妙惟肖，但临写时或多或少带有书法家本人的气质，很难形神兼备，在当时的条件下，太宗皇帝已是甚为满意，又令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等人勾摹《兰亭序》多本送给亲贵近臣。冯承素勾本是公认的最接近原作的摹本，在存世《兰亭序》摹本中最为精彩，符合古人“下真迹一等”的评判，可惜的是勾本多少带有制作的痕迹，因为勾摹是先以尖笔双勾笔画轮廓，然后填以浓墨，虽与原作形态最为吻合，但是很难达到原作者的神韵。《兰亭序》真迹的失传让我们任何人都无法直观的感受书圣的“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而只能借助摹本及印刷品去幻想久远的历史。

本雅明在上世纪初的著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曾提到，“从原理上说，一件艺术作品总是可以复制的。人造的器物可以由人来仿制。学生制造复制品以练习技艺，大师制造复制品以传播自己的作品，最后其他人制造复制品以图收益。然而机械复制却反映了某种新东西，”我所理解的这种新东西应该是一种革命性的生活方式，从艺术产生的根源来看，它始于原始的图腾崇拜，远古的洞穴图案、墓穴壁画、寺庙神像等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存在感高于观赏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宗教信仰，书画艺术繁盛的封建王朝，优秀的艺术品也只是属于统治阶级和权贵阶层，老百姓很难触及，那么机械复制所带来的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艺术品的观看、感知、体验不再依赖于原作的独一无二性，也不再依赖于原作的固定空间属性，复制品可以在原作无法到达的任何一个角落，供持有者欣赏，观者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转换，仪式感变得生活化，艺术脱离了它的崇拜根基，艺术与各个阶层的观赏者也变得更为亲近，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当时的复制技术主要得益于照相术的应用，对图像质感、材质、肌理、色阶的还原程度偏弱。照片、版画、雕塑、电影的复制都已经消解了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界限，但是书画艺术品在本雅明所论述的机械复制时代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当代高仿真复制技术就为消解这一界限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当代高仿真复制技术可以理解为高端艺术印刷的升级版，是现代印刷、IT技术、文化艺术完美融合的产物，通过对原作的高精度立体扫描获取数据信息，然后把数字化后的图像经过专业化处理，依托独特的色彩管理体系、借助高科技数码输出设备，把采集处理的图像信

息高度还原到纸、绢、布等材料上，最后由经验丰富且艺术素养高的技术人员进行细致的笔触肌理等质感处理，成品几可乱真，连眼光挑剔的艺术专业人士都叹为观止，可惜太宗皇帝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否则《兰亭序》又会是怎样一番命运？

历代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书画艺术品作为文化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不仅浓缩着历代先人们的智慧与高超的技艺，还能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视觉依据，同时也是体现国家软实力、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条件。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受限于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意识上的不足，古代的很多艺术精品都面临着残坏的威胁。世间万物都有其自然生命，书画也不例外。作为人类，我们有理由改善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物种灭绝；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也有理由对文化遗产进行捍卫和抢救，高仿真复制技术毋庸置疑地承担着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它不仅能延续艺术品的物质生命，还能使艺术品在展览、教学、研究、装饰、收藏等多个角度发挥更大的价值，对于有效的保护、传承、弘扬民族文化艺术精髓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